

29043



16364

重修洛陽縣志卷之十二

藝文

詔敕  
辨說  
詩餘

制

表

書

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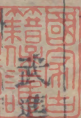
議

記

傳

贊

銘



名勝之區必有能文之士况在都畿舊地宜上德達

下情與夫四方之來遊者採覽所及因以寄其俯仰

上下感喟憑弔之思胥於斯文有賴較之他邑翰簡

所載有不倍蓰過之者與故或久湮之緒已陳之迹

杳失據依而轉因名流之一言以得有傳於後者殊

洛陽縣志

卷之十二 詔敕

一

復不少搜擇之餘用以攷廢興鑒得失固不止研啜

往復之末節已也或者以文字目之嗚為無關政治

其猶未免俗衷之見也夫志藝文

藝文之一

詔敕

漢

武帝封周子南君詔

祭地冀州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觀於周室鑿而無祀諒

耆老迺得章子嘉其封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

明帝祀明堂登靈臺詔

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禮備法物  
樂和八音詠祉福舞功德其班時令敕羣后事畢升靈臺  
望元氣吹時律觀物變羣僚藩輔宗室子孫衆郡奉計百  
蠻貢職烏桓濊貊咸來助祭單于侍子骨都侯亦皆陪位  
斯固聖祖功德之所致也朕以闔陋奉承大業親執圭璧  
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以寧天下封泰  
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宏大道被之八極而孕子無  
成康之質羣臣無呂旦之謀盥洗進爵踧踖惟慙素性頑  
洛陽縣志

卷之十二 詔敕

二

鄙臨事益懼故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其令天下自殊  
死已下謀反大逆皆除之百僚師尹其勉修厥職順行時  
令敬若昊天以綏兆人

明帝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聖業  
聞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  
事五更安車輓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  
割執爵而酌祝哽在前祝噎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  
佾具備萬舞于庭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

已永念慙疾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植榮授  
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  
五千戶三老五更皆有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  
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耄恤幼孤惠鰥寡稱  
朕意焉

章帝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詔

蓋三代導人教學爲本漢承暴秦衰顯儒術建立五經爲  
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  
爲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  
洛易系志卷之十二詔敕三

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

所以扶進微學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  
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儻奏言先帝大業當  
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願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  
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  
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  
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  
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  
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

殤帝錄洛陽令王渙後詔

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爲理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故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故洛陽令王渙秉清修之節蹈羔羊之義盡心奉公務在惠民功業未遂不幸早世百姓追思爲之立祠自非忠愛之至孰能若斯者乎今以渙子石爲郎中以勸勞動

安帝賜河南尹豹等詔

吾所以引納羣子置之學宮者實以方今承百王之敝時俗淺薄巧僞滋生五經衰闕不有化導將遂陵遲故欲褒

洛陽縣志

卷之十二 詔敕

四

崇聖道以匡失俗傳不云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飯乘堅驅良而面牆失學不識臧否斯故禍敗所從來也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學所以矯俗勵薄反之忠孝先公旣以武功書之竹帛兼以文德教之子孫故能束修不觸羅網誠令兒曹上述祖考休烈下念詔書本意則是矣其勉之哉

質帝移康陵在恭陵上詔

孝殤皇帝雖不永休祚而卽位踰年君臣禮成孝安皇帝承襲統業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陵之上先後相踰失其

次序非所目奉宗廟之重垂無窮之制昔定公追正順祇  
其合恭陵次康陵憲陵次泰陵呂序親秩爲萬世法

三國魏

文帝改雒爲洛詔

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於行次爲土土水  
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加水變雒爲  
洛

陳留王止治道詔

吾乃當以十九日親祠而昨出已見治道得雨當復更治

洛陽縣志

卷之十一 詔敕

五

徒棄功夫每念百姓力小役多夙夜存心道路但當期於  
通利聞乃撾擻老小務崇修飾疲困流離以至哀嘆吾豈  
安乘此而行致馨德於宗廟邪自今以後明申勅之

北魏

世祖立太學詔

高祖德格兩儀明並日月博文教以懷遠人崇禮學以旌  
俊逸徙縣中區光宅天道總霜露之所均一吉卜于洛渙  
戎繕兼與未遑儒教朕纂承鴻緒君臨寶歷思模聖規述  
遵先志今天地清寧方隅無事可勅有司准訪前式置園

子立大學樹小學於西門

孝明帝定乾脯山以西爲九京詔

神龜元年十二月辛未詔曰人生有終下歸兆域京邑隱振口盈億萬貴賤攸遷未有定所今制乾脯山以西擬爲九京

北周

孝閔帝以于謹爲三老詔

樹以元首主乎教化率民孝悌置之仁壽是以古先明后咸若斯典立三老五更躬自袒割朕以眇身處茲南面何敢遺此黃髮不加尊敬太傅燕國公謹執德淳固爲國元老饋以乞言朝野所屬可爲三老有司具禮擇日以聞

武帝令還長孫儉賜宅詔

故柱國鄆國公儉臨終審正爰吐德音以所居之宅本因上賜制度宏麗非諸子所居請以還官更遷他所昔叔敖辭沃壤之地蕭何就窳僻之鄉以古方今無慙曩哲而有司未達大體遽以其第外給夫追善念功先王令典豈得遂其謙挹致乖懲勸合以本宅還其妻子俾清風遠播無替聿修

隋

煬帝建都詔

安安而能遷民用丕變是故姬邑兩周如武王之意殷人  
五徙成湯后之業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內天地之所合  
陰陽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陸通貢賦等故漢祖  
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見洛陽成周墟壻弗堪豈宇今可於  
伊洛營建東京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也

唐

高宗改洛陽爲東都詔

洛陽縣志

卷之十二

詔敕

七

朕聞踐華固德百二稱乎建甄卜洛歸仁七百崇乎定鼎  
是以控膏腴於天府啓黃圖於涓濱襟沃壤於王城摘綠  
字於河渚市朝之城麗皇州之九緯丹紫之原邈神臯之  
千里二京之盛其來自昔心茲宇宙通賦貢於四方交乎  
風雨均朝宗於萬國曲阜之規猶勤測圭之地豈得  
宅帝之鄉獨稱都於四塞里王之邑匪建國於三川宜改  
洛陽爲東都

穆宗以李源爲諫議大夫詔

昔盜起幽陵振蕩河洛贈太尉愷處難居首正色就死兩



河聞風再固危壁殊節卓焉到今稱之源有曾參之行  
父之操泊然無營汔此高年夫褒忠所以勸臣節也旌孝  
所以激人倫也鎮澆浮莫如尚義厚風俗莫如尊老舉是  
四者大儆于時其以源守諫議大夫賜緋魚袋河南尹遣  
官敦諭上道

宋

太祖幸西京詔

建鼎洛邑我之西都燔柴泰壇國之大事况削平江表底  
定南方推率土之混同自上天之鑿祐內慙涼德感是洪  
洛陽縣志 卷之十二 詔敕 八  
休得不罄以恭虔申其告謝瞻維京而西顧兆陽位於南  
郊豆籩陳有楚之儀黍稷奉惟馨之薦朕今暫幸西京有  
事于園邱宜令有司各揚其職禮容儀衛典故在焉祇事  
肅成無或煩擾諸道府不得以進奉爲名輒有率歛凡在  
中外當體予懷

仁宗賜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

南府文彥博加恩告敕詔

歐陽修

朕因孟冬之吉辰饗太官而合食膾受神貺推行慶恩眷  
惟同德之臣方處居留之任宜優異數少示眷懷旣敷告

於外庭其往祇於休命

賜文彥博辭加恩不允詔

敕彥博省所上表陳讓祿享禮畢加恩事具悉朕屬者潔齊精誠薦見宗廟蒙神之貺受福孔多推慶賜以大行均中外而咸及矧我同德乃時舊臣惟體貌之隆宜加於異數而褒優之意未稱於予衷嘉讓節之甚勤顧成命之難止所讓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鄉北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元

洛陽縣志

卷之十二

詔敕

九

文宗封程顥豫國公詔

三千之徒莫先顏氏睠言往哲式克似之故河南伯程顥體備至和躬承絕學元氣之會鍾於獨得聖人之道賴以復明繫百世之真儒豈追崇之可後爰蒐盛典爵以上公於戲緬想德容儼揚休而山立聿新禮命敷渙號以風行服此寵章益綿道脉

封程頤洛國公詔

孟氏以來千有餘歲不有先覺孰任其承故伊陽伯程頤本諸躬行動有師法謂初學入德始乎致知格物謂隨時

從道在乎觀象玩辭遺書雖見於表章異數尚稽於封冊  
胙之大國庸示褒崇於戲規矩準繩庶有存於矜式火龍  
黼黻匪徒侈於儀章懋相人文以對休命可追封洛國公  
主者施行

明

太祖勞河南戍陸齡敕

西嶠函東虎牢龍門襟其前黃河帶其後四險固其守疆  
不言可知矣然卿戍此地勿以四險爲必然晝當勤率軍  
於屯所夜則慎守城隍身心雖勞必終世而無患可爲全  
洛陽縣志

卷之十二

詔敕

廿

人矣敕至嚴號令遠小人親君子勿蔽下人功

制

唐

元宗開元四年幸東都制

蘇頌

黃門朕聞遂物之宜上則聽其和樂違人之欲下則生於  
怨思一物安可弗遂萬人安可固違且先王卜征觀乎風  
俗大易順動應乎天地由是巡以五載尚徧於人寰設於  
兩京况稱於帝宅東幸西顧乃其當也然朕以行必清道  
不爲無事至而供帳是則有勞故恤人之隱憂人不足于  
今四年矣遂使東土耆老傾心而後子中朝公卿屢言以  
洛陽縣志

卷之十二

制

十一

沃朕或謂國之中洛王者上地均諸侯之賦當天下之樞  
陸行漕引方舟繫軼費省萬計利踰十倍更知夫便於物  
者非自奉以懷安嗟於人者豈不誠而阻願於是乎見品  
彙之阜因京坻之饒則無奪農矣陳太師之言獻史臣之  
頌則無缺政矣信可以備法駕乘陽春歸于成周布我時  
令以來年正月五日行幸東都仍取北路所司準式主者  
施行

張說拜中書令制

以下  
延遷

太平內制

門下殷命百工傅膺審象漢推三傑良屬運籌不有斯人

孰賚子弼尚書左丞張說居正合道體真理精朕昔在承  
華首延博望談經之際欽若讜言撝翰之間潤色鴻業屢  
陳匡益見嫉姦回頃雖抗跡踈遠而載懷飢渴今羣兇甫  
服大猷伊始永言亮采光朕側席之期俾咨啟沃成朕濟  
川之望宜登昇鉉式綜絲綸

張說同三品制

同上

門下乾坤以陰陽化成后王以輔相與理所以寅亮天工  
緝熙帝圖非夫大賢孰寄斯任天平軍節度大使右羽林  
將軍兼并州長史攝御史大夫燕國公兼修國史張說挺  
洛陽縣志

卷之十二

三

其公才生我王國體文武之道則出將入相盡忠貞之節  
亦前凝後丞諒可以宏此大猷惣其邦政允釐庶績保乂  
皇家可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勳封修國史如故  
仍卽馳驛赴京

授張均兵部侍郎制

孫逖

門下六官之任夏卿尤重貳職之選時望惟屬正議大夫  
行尚書戶部侍郎上柱國燕國公賜紫金魚袋張均才畧  
經通文詞濟美修身自達擅鴻陸之羽儀蒞事無難有龍  
泉之斷割累拜省闈彌彰器用芳蘭可久垂棘重歸宜允

副於僉擇俾增修於舊政可行尚書兵部侍郎散官勲封如故

張均襲封燕國公制

同上

門下正議大夫行尚書兵部侍郎上柱國張均傳範濟美錫履承榮有構厦之瓌材爲刺鐘之利器嗣其先職且歷縉雲之司纘乃舊封更開去社之國可襲封燕國公食邑三千戶主者施行

授房瑄刑部尚書制

賈至

門下鸞夷猾夏舜命絲作士楸功邁德黎民懷之周官大

洛陽縣志

卷之十二 制

三

司寇亦以五刑糾萬民之命邦典定諸侯之獄明德慎罰先王至理前漢州刺史房瑄旣明且哲貞靜尚寬有文行可濟於時有直言能匡其國獻可替否翼亮先朝今寇賊初滅蒼生凋弊議獄緩死刑期無刑是用採人望於舊臣舉國禎於元老俾掌二典以弼五教庶不仁者遠姦宄道消尚德優賢仍加八命可特進兼刑部尚書封如故

房瑄文部尚書同平章事制

同上

牧憲部侍郎房瑄清識雅量工文茂學秉忠義之規靡懼艱險挺松筠之操寧移歲寒宜承題劍之榮式允濟川之

望可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授張謂禮部侍郎制

常 察

敕稱秩元祀春官職焉舉秀異廉國朝兼領非文儒碩茂  
鑒裁精實重於一時者不在此地中散大夫守太子左庶  
子上柱國河南縣開國子賜紫金魚袋張謂宏達有檢和  
平易容豈道廣而難周亦言滿而無擇博涉羣籍通其源  
流振起鴻藻正其聲律翰飛北闕煥發司言居部長入未  
忘惠訓輔相東禁孝友彰明貳宗伯之掌禮典諸侯之貴  
士以爾公望副茲眷求可守尚書禮部侍郎散官勳封賜  
洛陽縣志

卷之十一 制

十四

如故

授張謂太子左庶子制

同 上

敕中散大夫前守潭州刺史本州團練守捉使上柱國河  
內縣開國子賜紫金魚袋張謂往以鴻筆麗藻列於近侍  
典謨訓誥多所潤色較然素節鬱有盛名言念華山之巡  
不忘潁川之從一作舊  
或作徒俛之領郡亦謂理平而孝悌閑博  
禮容循謹宜在公選首茲正人旌書課第之目叅相春坊  
之重可守太子左庶子散官勳封如故

授獨孤郁守本官知制誥制

白居易

敕考功員外郎史館修撰獨孤郁爲人沉實敏行寡言然文藻秀出於衆累升諫列再秉史筆洎掌絲綸率以直聞求之周行不可多得而掖垣近職綸閣重選俯詢時議爾宜居之

授獨孤郁轉司勳郎中知制誥制

同上

敕考功員外郎知制誥獨孤郁學識文行時論所推選自外郎擢居右闈綸言樞命旣重且難委以發揮甚聞稱職而端諒忠謹介然自居爲臣若斯足可嘉獎官當滿歲職亦逾年宜從美選以光近侍可司勳郎中知制誥

洛陽縣志

卷之十一制

五

授元稹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制

同上

敕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故吾精求雄文達識之士掌密命立內廷甚難其人爾中吾選朝散大夫守尚書祠部郎中知制誥上柱國賜緋魚袋元稹去年夏拔自祠曹員外試知制誥而能茂一作

繁詞刻艷集作句使吾文章言語與三代同風引之而成一作

綸綍垂之而爲典訓凡秉筆者莫敢與汝爭能是用命汝

爲中書舍人以司詔令一作司嘗因暇日簡席麈語詔及

時政甚開朕心是用命汝爲翰林學士以備訪問仍以章



綬寵一作貴榮其身一日之中三加新命爾宜率一作守素履

思永圖敬終如初足以報我可守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仍賜紫金魚袋散官如故

授曹確充翰林學士制

沈詞

敕職奉命書選歸於鴻藻名叅侍從任切於端人由其美

而方陞一作階非一善而能進我今慎擇得自僉言起居郎

曹確秀發人倫行修儒闈保此全器彰乎令名負賈生之

才識窺夫子之牆仍禮樂盡在襟情甚夷貞而能和用則

善晦退志陵厲早超脫於池中茂業宏深動聲華於日下

洛陽縣志

卷之十二制

十六

爰自侯府列於王庭踐霜臺而職舉方書立文階而事光

載筆持以風表居然羽儀稽其行能雅副銓擢是用寵爾

良史爲予近臣俾從瑣闥之榮更侍玉堂之奧皇猷思暢

用宣秘密之文清秩不移尚受無私之旨秉心勿替於直

道視草勉高乎訓詞無忘懿圖佇答休命可守本官充翰

林學士

授盧正己工部尚書河南尹東都留守制以下留守

賈至

門下昔成王命君陳分正成周尹茲東郊曰惟爾令德孝

恭克施有政實大其舉俾振厥職先朝故事以擇舊德亮  
老貞固之臣每居守焉今寇逆始平洛師殘弊周南分陝  
寄莫斯重太府卿盧正已忠肅恭懿仁而愛人專鎮分憂  
居必致理是用命爾問疲瘵之俗政必以寬化遷習之人  
謨必以義勸農穡之務事必以靜禁侵漁之暴令必以嚴  
可守工部尚書東郡留守散官勲封如故於戲無替朕命  
主者施行

賈耽東都留守制

陸贄

河洛舊都時巡久曠命以居守俾之保綏間者淮甸不寧  
洛陽縣志

卷之十二制

七

汝墳屢警增置軍府作藩王畿職任既分威望非重思有  
總制一其典刑爰資信臣往又東夏銀青光祿大夫守工  
部尚書魏國公賈耽豁達貞方識通大體明九域山川之  
要究五方風俗之宜恒因物情以施教化所蒞之郡藹其  
休聲悅李廣之風人皆自便懷羊祜之德敵不敢侵自誠  
而明在久彌著分我憂寄實惟其人董制軍師安集疲瘵  
統禦都邑提持紀綱懋昭厥猷無替朕命可守本官兼御  
史大夫充東都留守東都畿汝州都防禦觀察等使判東  
都尚書省事散官勲封如故

崔縱東都留守制

同上

居守之重固難其人近歲以來益又繁綜領廉察之任專禦備之權地廣務殷一皆咨稟非利用罔以通濟非純德不能保綏周爰咨詢公論有屬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安平縣公崔縱素風自遠代濟忠貞慶之所鍾繼有才哲氣質淳茂識度淹通蘊經遠之沉謀宣適時之利用寬而不弛簡則能周以茲公方多歷要重小大之物必聞休聲輟於周行式是東夏擢居春官之長且兼副相之雄繼昭厥庸期復先構可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洛陽縣志

卷之十二制

二六

大夫充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充東都畿汝唐鄧等州都防禦觀察處置使散官勳封如故

授賈至京兆尹制

以下  
尹令

常 袞

門下方外甫定惟新制度必於根本源流正之以丕式于  
才有三牧縣內之御萬邦所瞻將自中型外致一其政化  
若獨任辨吏何以模楷故前代尹京多用經術之士翟方  
進雋不疑皆首叅此選稱於轂下今亦因其制而進用焉  
正議大夫行尚書兵部侍郎信都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  
賈至高文典誥合於韶雅五經大義會於宗極識畧精技

輔之以仁全節致命形於危難歷階要重澹然虛懷宗伯  
以和人神夏官以糾邦國久於叅貳多所發揮省理持綱  
亦既詳當朝有大議訪求所得於公卿大夫之間舉漢魏  
名臣之奏不失其政有補於時加以經務大才堪任煩劇  
艱虞一紀曠廢百度有司失職京邑尤甚頻有賑救差可  
條緝今京一作會府九卿率由舊典大變風俗以明朝綱統  
尹之重益難其任仗賢立政叅領南臺懋乃休績慎乃出  
令以懲強猾以惠困窮舉能其官則理稱匪其人則敗端  
本靜未爾其誠之可守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散官勳封賜  
洛陽縣志

卷之十二制

一九

如故

授李傑河南尹制

蘇頌

黃門廼眷清洛嘗聞舊尹重臨黃霸欽若古人銀青光祿  
大夫陝州刺史上柱國武威縣開國子李傑適務宏才徇  
公清節以言博物貞固事幹當其奉所任罄厥心必欲存  
於周密曾不顧於險夷可謂國之良吏朝之盡臣宜廻陔  
服之委更允河都之借可河南尹勳封如故依舊充水陸  
轉運使主者施行

授畢構河南尹制

同上

黃門洛陽設都海內均土自非選衆疇能尹宗蒲州刺史  
上柱國平陽郡開國公畢構純懿篤密直方清勁積學所  
以體要道力文所以會雅正徇公滅私吏不犯法擒奸擿  
伏人無間言在邦則聞從政何有六遂分職四方作經思  
齊李膺之舉宜允袁安之拜可河南尹勳封如故主者施  
行

授崔隱甫河南尹制

孫逖

門下三川作都四方取則任能而理求舊爲先銀青光祿  
大夫守太子賓客上柱國崔隱甫冠冕碩人朝廷偉量士

洛陽縣志

卷之十二 制

二

林之秀公望攸歸直而能溫寬以濟猛累踐臺閣備彰德  
器輦轂之務風化所急鎮茲雅俗俟彼正人宜受任於兼  
官俾重臨於故府可兼河南尹餘如故

授崔希逸河南尹制

同上

門下制天秩者必在於賞功尹王都者是先於舉德朝散  
大夫守左散騎常侍持節河西節度經畧支度營田九姓  
長行轉運等副大使知節度使判涼州事赤水軍使上護  
軍攝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崔希逸深識宏才清操雅致  
明無不達懸朗鑑於胸懷斷則有餘錯盤根於掌握頂磨

邦選爰委兵權能行上將之謀畧獻西師之捷寵其命服俾叶於疇庸鎮彼神州更期於表則可銀青光祿大夫河南尹勲如故

授張延賞河南尹制

常 袞

門下域彼四海尹茲東郊分其三川式是中憲加以舟車之會轉輸之殷叅貳保釐責成播殖惣此庶務屬於廉才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舍人上柱國河東郡開國公張延賞相府餘慶儒門濟美德行文學修身於四科忠肅恭懿齊名於八族綽有純性澹然素懷凡所歷職必聞異政推

洛陽縣志

卷之十一 制

三

之以誠信明恕守之以廉能簡約卽精練於典常亦陶融於理本故左曹之駁所爲平當南臺之綱斯焉振舉自叅紫垣之列頗擅黃縑之妙然以素更中外可任煩劇河洛凋殘其來自久迭用良吏庶康疲人典領之重眷求無易勞徠安集往哉汝諧可檢校河南尹兼御史中丞充東都副留守河南水陸運使仍充諸道營田副使專知都畿營田事散官勲封如故

授李勉河南尹制

同 上

敕四方取則千里分圻實惟卜洛之都咨爾尹京之任御

史中丞東都畿內觀察使李勉才茂宗枝名推公器風標  
自肅操履愈高智畧可仗於安危忠貞克同於休戚親賢  
是賴中外必聞屬肆覲觀風三川展義來蘇望積處劇才  
難實資模楷之良共緝保釐之政可守河南尹兼御史中  
丞勲封如故

授崔倭河南尹制

白居易

敕河洛千里邦畿在焉俾之又安屬在尹正鳳翔隴州節  
度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鳳翔尹御  
史大夫上柱國安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

洛陽縣志

卷之十二 制

三

崔倭有精敏之用潔直之操施于有政由是知名始資州  
縣之勞卒致公卿之位况刺部有理行主計無愆違尹右  
輔而鎮西郊蓋獎能報勤之旨也昔吳公爲河南守謹身  
廉平人服教化袁安爲河南尹政令清肅號爲嚴明誰其  
嗣之無易倭者往爲士則勿替能名可檢校禮部尚書兼  
河南尹散官勲封賜如故

授許孟容河南尹兼常侍制

同上

敕昔吳公袁安爲河南尹守皆能以廉平清肅較使教人  
孰能繼之我有良更其官許孟容才志甚大言論甚高在

臺閣間藹然公望嘗尹京邑觀其器用臨事能守當官敢言不吐辭以茹柔不附上以急下政無煩碎甚合衆心及是轉遷頗有遺愛河洛千里都畿在焉凡所選任必歸望實考言詢事非爾而誰不忘舊政可立新績仍以騎省申而寵之

授白知慎河南少尹制

蘇頌

黃門正議大夫檢校將作少匠上柱國白知慎博觀墳史祇奉程式吏道尤精公心不轉郎官起草增其應宿之華匠者運斤主其乘風之妙任能結約省費馳聲爰瞻上洛洛陽縣志

卷之十二 制

三

之都宜亞尹河之寵可行河南少尹散官勲封如故主者施行

授崔隱甫洛陽縣令制

蘇頌

黃門正議大夫行汾州長史崔隱甫抗迹清循在公明察素稟才識早聞簡練故以正而不撓和而不同迺眷有洛是稱中土百里居官四方作則宜副曹摠之選俾旌王漢之能可檢校洛陽縣令散官如故主者施行

授徐鍔洛陽縣令制

孫述

門下司封郎中徐鍔業繼文儒才優斷割明而不滯幹則



有成五等是可已傳名於臺妙四方之會宜展用於京劇  
可河南府洛陽縣令

授楊晉洛陽縣令制

常 袞

敕朝議郎守尚書金部郎中楊晉性方行純識敏才達本  
以經術通以理體和而中禮善不近名仙署徇翔士林推  
重字人京邑多選臺郎風雨所會俾分洛師之劇桴鼓不  
鳴佇繼董宣之政可守洛陽縣令仍賜緋魚袋散官如故

授崔咸洛陽縣令制

白居易

敕度支員外郎崔咸漢以四科辟士求多署不惑強明斷

洛陽縣志

卷之十二

制

十四

決者任三輔令故今四京令缺亦擇尚書郎有才理者補  
之而咸在郎署中推爲利用加以詞學綠飾吏能操割洛  
陽必有餘刃然宰大邑如烹小鮮人擾則疲魚撓則餒寬  
猛吐茹其監于茲可洛陽縣令

授鄭璿河南縣令制

蘇 頌

黃門正議大夫行尚書職方郎中上柱國鄭璿士門雅望  
名教是先吏道通才聲塵自遠嵩邱帝宅周漢王都宜廻  
起草之能佇息鳴桴之聽可知河南縣令散官勳如故主  
者施行

授何士又河南縣令制

白居易

敕漢朝郎官出宰百里故京邑令缺多命尚書郎補焉朝議郎行尚書水府員外郎何士又慎檢和易介然有常守而勿失可使從政然能佩弦以自導帶星以自勤則緩急勞逸之間必使適宜而會理矣以爾思退故吾進之可守河南縣令散官勲如故

授盧攸河南縣令等制

崔嘏

敕前知嘉興監盧攸前知湖南院韋宙等國朝之制自外府正郎至于郡丞牛刺不由會府之所選擇者中外臣僚洛陽縣志

卷之十二制

五

歲終得以聞薦而有司鍛鍊其簿籍悉核其資級夏五月各以其名來上惟爾攸等或以文學再登科第或以才人早居賓幕或以利用累司權筭之繁或以薦延久佐州邦之理嘉乃成績俾其序遷至於赤懸鑄印之榮三川綱轄之任皆吾之慎選也爾其勉之

宋

太宗除呂蒙正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制

天道無私日月星辰助其照皇王不宰股肱輔弼代其所以端拱守成垂衣制理永建丕平之景運遐追三五之

令猷其有業茂經綸才推謹厚參大政而已淹星歲秉至  
公而無舍寅昏宜頒出綽之殊恩俾正持衡之重柄爰擇  
剛日特降命書推忠佐理功臣朝散大夫給事中叅知政  
事柱國東平郡開國男呂蒙正四氣均和五行鍾秀有濟  
時之畧輔之以溫恭挺命世之才守之以循默爰覩舜旌  
之進善遂指魏闕以來儀臨軒覩敏瞻之能射策見縱橫  
之畧暨茲登用益著謨明公忠推社稷之臣凝重見廟堂  
之器眷茲大體久鬱具瞻屢宣作礪之功克懋秉均之績  
別錫褒功之美號仍升馭貴之崇階勳籍增榮井田加賦  
隆平之運同底于道豈不美歟

仁宗除富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府制

三台處中以裁萬物之化四嶽總外以牧黎民之蕃如山  
河之經九州如股肱之衛一體出處之際朕無間然具官  
富弼復貫有元蹈中弗勉學幾聖而獨至識造物之未形  
貴名起於三朝盛德儀于百辟向召從於列屏俾進翊於

家司爲日尚新何恙靡已未及經邦之務遽陳避位之辭  
詔雖屢而莫回章甫卻而復至矇然自念嗟莫能勝旣  
閱勞於政幾其聽遂於私佚建彼徐節以殿東郊守茲洛  
符以保西宅乃位鴻鈞之貴尚優黃髮之行於戲不處成  
功專老氏榮名之畏其旋元吉要義經履道之終雖弗從  
於吾游亦自保於而福

仁宗除文彥博司徒判河南制

秉國大鈞絕席廟堂之上經時常武運籌樽俎之間維吾  
老成多所更踐懇辭幾務往殿近藩敷告于廷進疇厥位

洛陽縣志

卷之十二 制

七

推忠協謀崇仁同德經邦贊治守正保運亮節佐理功臣  
樞密使劍南西川節度管內觀察使處置橋道等使開封  
儀同三司守司空簡校太師兼侍中兼羣牧制置使行成  
都尹上柱國潞國公文彥博器質宏偉智謨靖深逮事祖  
宗蚤登丞弼周旋左右當四海之具瞻密勿樞機實萬邦  
之爲憲肆子纘御屬在倚毗深惟注意之勤勉徇均勞之  
請眷言耆舊宜所褒崇增秩上公衍封真賦光華故揭  
全晉之旌旄偃息名城壯陪京之屏翰出入中外始終  
榮於戲進而論道經邦則必告嘉猷于后退而承流宣

則必下膏澤於民惟往欽哉尚多受祉

仁宗授歐陽修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充西京留

### 守推官制

敕前鄉貢進士某等咸以鄉舉踐于貢闈屬親校於藝文俾各升於科級特假讐書之秩式增結綬之榮郡縣佐僚各分其任宜思勗勵無曠乃官可依前件制詔陳從易行

龍圖閣直學士李柬之刑部侍郎充集賢院學士判

### 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制

王安石

敕古之仕者難進易退陵夷至於後世而禮義廉耻或幾

### 洛陽縣志

### 卷之十二 制

三

乎息恬於勢利者鮮矣而苟得躁進者不乏於朝教之未孚朕甚患之顧吾左右親近之臣行義合於古之仕者宜從其志使在位之貪者有愧而慕焉具官某名臣之子能自修敕出備蕃宣之任入爲侍從之官而乃力辭顯榮退就閑職別都執憲地清務簡特峻秋官之秩仍通麗正之班吾惟爾嘉其往居息可

表

漢

上銅馬式表

光武建武二十年援討交阯好騎善別名馬于交阯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

之上

馬 援

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

洛陽縣志 卷之十一 表 三

効臣愚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韉中帛氏口齒謝氏唇鬚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為法

晉

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傅 亮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旂西邁將屆舊京感懷司雍河流遄疾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徑淹引

時月始以今月十二日次子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門爲  
墟宮廟墮頽鐘簾空列觀宇之餘鞠爲禾黍屢里蕭條  
大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目以某月十五日奏謝五陵  
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  
感贍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修之等旣開剪荆  
棘繕修毀垣職司旣備蕃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兼慰不  
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唐

爲皇太子請停幸東都表

崔融

洛陽縣志

卷之十一表

三

臣某言臣聞乘雲駕羽者非以逸樂其身觀風設教者將  
以宏濟於物故後子胥怨幾望湯來吾玉不遊嘗思禹會  
伏惟天皇察帝道敷皇極一日二日智周於萬幾先天後  
天化成於四序雖鴻名已建銘日觀而知尊而膏澤未流  
御雲臺而不憚市朝之邑天地所中四方樞會百物皇殷  
爰降恩旨行幸東都然以星見蒼龍日躔朱鳥清風用事  
庶彙且繁桑翳葉而眠蚕麥飛芒而雉雉詳求易緯是君  
無發衆之辰博訪禮經當人急勸農之月固未可陳詩展  
義拜洛觀河况序屬亢陽時方避暑露臺風館尚多薰灼

之勞帳殿帷宮將有鬱蒸之弊天皇昔常服餌近更躬親  
睿情勤苦天儀憔悴若何以萬乘之重四海之尊暴露而  
行旰日而食者耶加以官僚扈從或少資糧程期迫促未  
遑周辦必若事應巡狩務從寬恤猶望白露涼風然後清  
譏酒道下不違於人欲上無隔於天心可舉而行庶幾於  
此臣三朝問寢常候色於宸慈五日詣臺每承言於聖獎  
儼陳冗職輕進芻蕘踏地知驚窺天自失無任私懇之至  
謹遣某官奉表以聞

進洛圖頌表

同上

洛陽縣志

卷之十二

表

三

臣某言奉某年日月勅令臣撰洛圖頌伏以聖烈淵懿應  
期首出珍符炳燦曠代罕聞雖皇繇啟虞伯禹申歎其或  
生於今日尙不足以談天况臣涉學蓋淺揆才多陋安可  
潤色皇化對揚神休竊讀古文幽尋舊式言大道者莫先  
於典誥序以之生焉美盛德者莫近於詩什頌以之成焉  
其詞婉而微其事簡而要今臣斟酌前訓擬議鴻猷述洛  
圖頌一篇并序謹詣宣議門奉進誠未能探索元奧憲章  
經書庶幾竭肝膽効塵露增日月之末光階天地而不朽  
斯亦微臣之願足矣臣拜手稽首冒顏以聞



爲雍州父老賀鑾駕停幸洛邑表

李嶠

臣等某言伏奉今日日詔書鑾駕停幸洛邑臣等輕生多  
幸淺識逢時眷戀軒宇徘徊霄極日者農秋斲缺庶政微  
勤天皇損上益下忘身循物便欲移鑾徙蹕望河洛之封  
畿削賦蠲徭罷咸秦之力役臣等仰銘元造退揆愚心誠  
以天府膏腴帝畿殷實雖菑畚之務稍闕於千箱而衣食  
所資尙豐於累載况俾發賙給家室又安何容使晨座鳴  
謙聖躬服劬勞之事衝門高枕臣等蒙過差之澤是用低  
徊踟躕抒抽慙惶不謂乾心俯應聖德潛融降六璽而紆  
洛陽縣志

卷之十一表

五

紱廻三光而改照人欲天從旣通誠感稟靈含氣疇非慶  
躍竊惟政途非一朝務有恒國彝不可以思廢家征不可  
以事闕伏望皇明乃睠輿輦少安則海甸蒸人撫耕鑿而  
知勉涓濱遺老仰雲天而識庇無任躑躅之至

爲韋右相賀拜洛表

同上

臣某等言伏奉五月九日制書將拜圖溫洛肅事南郊御  
朝堂列群后恭聞大禮不勝慶躍臣某微臣泛覽金冊詳  
窺玉版商較於七十二代下上於數百千年以義軒稱皇  
所貴者河圖龍出以堯舜稱帝所尊者洛書龜負猶未聞

摠集靈命宏敷聖業籠大軌於萬古盡能事於一朝非天  
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此乎伏惟皇太后陛下肅睿遺光  
踐丕基皇業高於補天母德隆於配地淹中訪禮汶上披  
圖情每留於布政義不忘於宗祀於是全謀聖造異制神  
行迎四象而躡圖向八風而闢闕上圖法天而燔雲爲之  
動色下方象地而龜玉所以呈妾元功磨鏡洋溢於歌頌  
驅承靈支昭彰於篆刻制有司陳法駕用禋柴之典採沈  
璧之儀然後負黼屨而朝百神垂衣裳而臨萬國不亦休  
哉不亦盛哉臣忝預出征恨深留滯河西弔影啣珠之託  
洛陽縣志

卷之十一表

三

未申洛北馳心拊石之歡何極不任悚懼之至

在神都留守請車駕還洛表

同上

臣嶠等言臣聞天下皆春而燕谷有所暄之律日中並照  
而彭澤有隨陽之禽豈非承光飲和仰德深於戀者  
其徃若不親渴於求者其來如不足以圭表旣宅關河馳  
怨思之誠鑿和未巡襄鄧切謳歌之慕帝車北指震駕西  
臨槐檀已歷於四時舊茂猶淹乎八水耆老延頸警密企  
望戴天有分徒嗟京兆之遙擇日無階竊恨長安之遠臣  
等中謝伏以載祀七百卜年兆豐登之地時乘九五啓

聖由溷洛之鄉所以受龍圖龜書所以朝雨師河伯叶祥  
符於識籙採謀議於人鬼萬靈幽贊百物阜昌是曰天地  
之心實興帝王之祚方使四夷爲守西賓屈無外之談六  
合爲家東土壯居中之業况復圖邱方澤神祇之兆域以  
安複廟重檐昭穆之尊卑旣叙定社而立稷建邦而設都  
是萬年長王之郊誠億載不遷之宇寧可久曠中壤卽安  
偏據撫山河於漢舊訪宮室於秦餘五載時巡曾無告至  
之禮四方述職仍以不均之患臣等庸愚竊所未遑今三  
秋告訖萬寶已成陰陽所和稼穡徧茂却連澤潞汾曲叙

洛陽縣志

卷之十一表

三

徧荆揚海隅萬使洞啟千箱並詠禾萌九穗未曰休徵穀  
石五錢詎名豐穰加以舟車並奏水陸交衝物產尤多觀  
聽胥悅衆庶有來蕪之冀神靈翹望幸之心伏願伏察氓  
謠仰祇天意因銅省之稔歲命玉鸞之仙軫消時擇日屯  
萬騎而出函秦省俗觀風撫四人而還鞏洛逍遙乎九阿  
之阻容與乎八表之路廻輿駐蹕觀十月之圍場闢續疑  
旒問百年之疾苦然後歸格平乎九廟明堂衆星拱列長  
居辰極之尊萬寓駿驅載咏朝宗之俯光輝將日月齊設  
德澤與江河比潤致乾坤之景福盡億兆之歡心凡在人

祇孰不欣幸臣等限以所守不獲親詣闕庭無任區區之誠謹附洛州奏事使朝議郎行洛州司兵參軍盧正言奉表陳請以聞

諫白司馬坂營大像表

張廷珪

臣廷珪言夫佛者以覺知爲義因心而成不可以諸相見也故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明真如之果不外求也陛下信心歸依發宏誓願壯其塔廟廣其尊容已遍於天下久矣蓋有住於相而行布施非最上第一希有之法何以言之經云若人滿三千

洛陽縣志

卷之十二表

五

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及恒河沙等身命布施其福甚多若人於此經中受持及四句偈等爲人演說其福勝彼如律所言則陛下傾四海之財殫萬人之力窮山之木以爲塔極治之金以爲像雖勞則甚矣費則多矣而所獲福緣不愈於禪房之匹夫沙門之末學受持精進端坐思理亦明矣臣竊爲陛下小之今陛下廣樹薰脩又置精舍則經云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蓋有爲之法不足高也况此營建事殷土木或開發盤礴峻築基陛或填川澗通轉採斫碾壓虫蟻動盈巨億豈佛標坐夏之義愍蠢動而不

恐害其生哉今陛下何以爲之又役鬼不可唯人是營通  
計工匠率多貧窶朝驅暮役勞筋苦力簞食瓢飲晨炊星  
飯饑渴所致疾疹交集豈佛標徒行之義愍畜獸而不忍  
傷其力哉今陛下何以爲之又營築之資僧尼是稅雖乞  
丐所致而貧闕猶多郡縣徵歛星火逼迫或謀計靡所或  
鬻賣以充怨聲載路和氣未洽豈佛標隨喜之義愍愚民  
而不忍奪其產哉今陛下何以爲之且邊朔未寧軍旅日  
給天下虛竭海內勞敝伏惟陛下慎之重之思菩薩之行  
爲益一切衆生應如是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故其  
洛陽縣志

卷之十一表

美

福德若東南西北四維上下虛空不可思量矣何必勦勦  
於住相凋蒼生之業崇不急之務乎臣以時政論之則宜  
安邊境蓄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  
崇無爲伏願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務以理爲尙不以  
人廢言幸甚幸甚謹言

第二表

同上

臣某言臣奉勅河北道宣勞今發都下從白司馬坂所遇  
見轉運材木顧役人夫臣勸問檢校官左藏置監事馮道  
得狀奉今月八日勅於坂所脩營臣竊以天后朝僧懷義

營剏大像建立天堂安置令王宏義李昭德等分道採斫大木虐用威勢筮樞官寮鑿山填溪以夕繼晷傷殺工匠不可勝言費散錢數動以億計其時百姓愁苦四海騷然上天孔明實茲降鑒凡所營構並爲災火所焚懷義之徒相次伏法而死自此之後停寢十年近者狡豎張易之昌宗昌儀等將欲潛圖大逆爲國結怨下人兼售私木以規官利遂又與僧萬壽等設計移此坂營建今暨逆豎夷滅皇運中興陛下先發德音頻下明制除不急之務罷土木之功所以少監楊務廉遠徙屏黜頒示天下凡在中外不

卽日停造大像等仍量抽其錢賑濟窮乏如天恩允臣等所請天下蒼生幸甚謹遽表奏聞伏聽勅旨

爲東都僧等請留駕表

宋之問

臣僧某等言臣伏見某日月勅以今月十九日將幸長安東都道俗不勝攀戀伏惟應天皇帝陛下重興靈命再造黎元域中懷三聖之恩天下識吾君之子關西帝宅渭北神臯恩切圍坐未謁長陵之樹貴爲天子不歷咸陽之宮率土顛頤孰不欣躍但以先後神寢夏首方成太子仙墳秋中未■王主陪奉更促工徒雖力以子來而頗妨農事

洛陽縣志

卷之十一 表

庚

倘于官扈輦同費太倉之粟萬國來庭共索長安之米將何給用以濟公私且東都有河朔之饑食江淮之利九年之儲已積四方之賦攸均誠宜宅幸三川寬徭八水稍登稔歲方事歸鑿以欲從人孰不幸甚則天聖后發無邊之巨願光有爲之妙福經始大像年籥滋深陛下追成先志上合天人豈已干雲程之匪日實冀金輿近幸玉輅親臨禮如來之大身畢先聖之遺旨然後載詣京輔馳謁山陵卽付囑無違情禮兼極無任懇款戀慕之至年月日臣某

表聞

疏奏對封事諫書並  
與疏同故不另列

漢

徙都成周疏

翼奉

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爲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太和百姓

洛陽縣志

卷之十二疏

三九

治足德流後嗣如今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人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臯右阻暉池前嚮崧高後介大河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爲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羌胡之難陛下恭已無爲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爲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寘居而改作故願陛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蓄臣聞三代



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今漢初取  
於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  
之用今東方連年飢饉加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  
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繇此事言之執國政者豈  
可以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  
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  
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  
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到後七  
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雖周之  
洛陽縣志

卷之十二 疏

甲

隆盛亡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

諫微行疏

桓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孕府舍是日大風拔樹盡皆棄上疏諫

楊秉

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天不  
言語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  
天之威不敢驅馳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  
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故詩稱自郊徂宮易曰王  
假有廟致孝享也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得刻其誠况以先  
王法服而私出樂游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級

璽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廢及臣奕世受恩得備納言又以薄學充在講勸特蒙哀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憚摧折略陳其愚

上青蛇封事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帝以問賜賜上封事 楊賜

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灾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夫皇極之不建則有蛇龍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故春秋兩蛇鬪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苴通故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灾惟陛下

洛陽縣志 卷之十二 疏 聖

思乾剛之道別内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拂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戾戾宋景其事甚明

晉

諫移都洛陽疏簡文帝時桓温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租平將發都洛陽朝廷畏温不敢為

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著作郎孫綽乃上疏 孫綽

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温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蕩滌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反皇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宏圖千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

竊有未安以爲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不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土崩之釁誠由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曾無完郭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承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而已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且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邱墟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

洛陽縣志

卷之十二 疏

聖一

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邱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卽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旣難以理保烝烝之恩豈不纏於聖心哉温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爲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首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剴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趨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敗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澗離曠羸粟生業富者無

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食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爲本疾寇所以爲人衆喪而寇除亦安所取哉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古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爲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於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掃平梁

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旣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漸爲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微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化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痒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旣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修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政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用兵以養士滅寇爲先十年行之無使隳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先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捨百勝之長城舉天下而一擲哉陛下春秋方富溫克壯其猷君臣相與宏養德業括囊元吉豈不快乎今溫唱高

議聖朝互同臣以輕微獨獻管見出言之難實在今日而臣區區必聞天聽者切以無諱之朝狂瞽進說芻蕘之謀聖賢所察所以不勝至憂觸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溫少留思豈非屈於一人而允億兆之願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顯戮使丹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

唐

諫靈駕入京書

陳子昂

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陳子昂謹頓首冒死獻書闕下伏惟大行皇帝遺天下棄群臣陛下以狗齊之聖承宗廟之

洛陽縣志

卷之十二 疏

四四

重天下之望喁喁如也臣伏見詔書梓宮將遷坐京師鑿輿亦欲陪幸計非上策智者失圖廟堂未聞骨鯁之謀朝廷多有順從之議愚臣竊惑以爲過矣頃遭荒僅人被荐飢迫河而西無非赤地循隴已北罕逢青草此朝廷之所備知也賴去歲薄稔前秋稍登使羸餓之餘得保沉命天下幸甚可謂厚矣然而流人未返田野尚蕪白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積猶可哀傷陛下不料其難貴從先意遂欲長驅大駕按節秦京千乘萬騎何方取給况山陵初制穿復未央土木工匠必資徒役今欲率疲瘵之衆興數萬

之軍徵發近畿鞭扑羸老鑿山採石驅以就功但恐春作  
無時秋成絕望凋瘵遺燠再罹飢苦儻不堪其弊有一道  
逃子來之頌其將何詞以述此亦宗廟之大機不可不深  
圖也且天子以四海爲家聖人包六合爲宇舜死陟方壘  
蒼梧而不返禹會群后歿稽山而永終豈其愛蠻夷之鄉  
而鄙中國哉實欲將示聖人之無外也况我巍巍天聖轍  
帝登皇日月所照莫不率俾何獨秦豐之地可置山陵河  
洛之都不堪圍寢陛下豈不察之且景山崇麗秀冠群峯  
北對高邨西望汝海居祝融之故地連太昊之遺墟帝王  
洛陽縣志

卷之十二 疏

壘

圖跡縱橫左右園陵之美復何加焉陛下曾未察之謂其  
不可愚臣鄙見良足尙矣况瀍澗之中天地交會北有大  
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壓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崑崙  
據關河之寶以聰明之上養淳粹之人天下和平恭己正  
南面而已陛下不思瀍洛之壯觀闕隴之荒蕪遂欲棄太  
山之安履焦原之險忘神器之大寶狗曾閔之小節愚臣  
暗昧以爲甚也昔者平王遷周光武都洛山陵寢廟不在  
東京宗社墳塋並居西土然而春秋美爲始王漢書載爲  
代祖豈其不願孝哉實以時有不可事有不然蓋欲遺小

存大去禍歸福聖人所以爲貴也臣又聞太原蓄鉅萬之食洛口積天下之粟國家之寶斯爲大矣今欲捨而不顧背以長驅使有識驚嗟天下失望儻鼠竊狗盜萬一不圖西入陝州之郊東犯武牢之鎮盜敦倉一抔之粟陛下何以過之此天下之至機不可不深懼也願陛下念之臣西蜀野人得遊王國故知不在其位者不謀其政竊感卑敬委輅干其非議圖漢策於萬全取鴻名於千古臣何獨怯而不及之哉所以敢觸龍鱗死而無恨庶萬有一中惟垂察焉臣子昂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洛陽縣志

卷之十二

疏

吳

都洛陽奏

代宗時郭子儀權京城留守自西蕃入寇車駕東幸天下皆咎程元振東宮屢論之

元振懼又以子儀復立功不欲天子還京勸帝且

都洛陽以避蕃寇帝然之下詔有日子儀聞之因

兵部侍郎張重光

郭子儀

宣慰回附韋論奏

臣聞雍州之地古稱天府右控隴蜀左扼嶠函前有終南大華之險後有清渭濁河之固神明之與王者所都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強士勇雄視八方有利則出攻無利則入守此用武之國非諸夏所同秦漢因之卒成帝業其後或處之而泰去之而亡前史所書不唯一姓及隋氏季末煬帝南遷河洛邱墟兵戈亂起高祖倡義亦先入關

惟能翦滅姦雄底定區宇以至于太宗高宗之盛中宗元  
宗之明多在秦川鮮居東洛間者羯胡構亂九服分崩河  
北河南盡從逆命然而先帝仗朔方之衆慶緒奔亡陛下  
藉西土之師朝義就戮豈唯天道助順抑亦地形使然此  
陛下所知非臣飾說近因吐蕃凌逼蠻駕東巡蓋以六兵  
素非精練皆市肆屠沽之人務挂虛名苟避征賦及驅以  
就戰百無一堪亦有潛輸貨財因以求免又中官掩蔽庶  
政多荒遂令陛下震蕩不安退居陝服斯蓋闕於委任失  
所豈可謂秦地非良者哉今道路云云不知信否咸謂陛  
下已有成命將幸洛都臣熟思其端未見其利夫以東周  
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  
中間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旣乏軍儲又鮮  
人力東至鄭汴達於徐方北自覃懷徑于相土人煙斷絕  
千里蕭條將何以奉萬乘之牲餼供百官之次舍矧其土  
地狹阨纔數百里間東有成臯南有二室險不足恃適爲  
戰場陛下奈何棄久安之勢從至危之策忽社稷之計生  
天下之心臣雖至愚竊爲陛下不取且聖旨所慮豈不以  
京畿新遭剽掠田野空虛恐糧食不充國用有闕以臣所



見深謂不然昔衛文公小國之臣諸侯之主耳遭懿公爲狄所滅始盧于曹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三百乘卒能恢復舊業享無疆之休况明明天子躬儉節用苟能黜素飭之吏去冗食之官抑監刁易牙之權任蘧瑗史鮑之直薄征弛力卹隱迨鰥寡委諸相以簡賢任能付老臣以練兵禦侮則黎元自理寇盜自平中興之功旬月可冀卜年之末末無極矣願時邁順動廻鑿上都再造邦家唯新庶政奉宗廟以脩薦享謁陵寢以崇孝思臣雖隕越死無所恨

代宗省表垂泣謂左右曰子儀用心真社稷臣也可亟還京師

洛陽縣志

卷之十二

疏

吳

宋

二程夫子從祀疏

胡安國

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韋布超居講筵自司勸講不爲辯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繇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獲繼焉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楊時劉安節許

馮馬伸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士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別其真偽而河洛之學幾絕矣壬子年臣嘗至行闕有仲并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臣語之曰伊川之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爲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爲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誚夫有爲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此誠不可

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不然或謂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而干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

春秋則見諸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卮語滯說鄙論豈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悌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諸人雖祿之千鍾有不顧也其餘則一與人同爾然則幅中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昔者伯夷柳下惠之黷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爾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弟頤關中有張載此四人者皆道學德行名於當世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之阨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載有正蒙書頤有易春秋傳顥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質疑請益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其書疏銘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真臣愚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此四人嘉之封號載在祀典以見聖世雖當禁暴誅奸奉詞伐罪之時猶有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裒集四人之遺書委官較正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

明

請免河南糧疏

呂維祺

臣聞善固本者必先元氣救危病者首重腹心以今天下之大勢京師元首也九邊肩背也東南財賦所出榮衛也而臣鄉中原腹心也百姓則元氣也淮徐則漕運之所經而京師之咽喉也慨自軍興旁午轉運呼庚於是徵輸繁而元氣病矣秦晉之寇流毒中原而腹心病矣蓋數年來臣鄉無歲不苦荒無月不苦兵無日不苦輸輓庚午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無青草十室九空於是有斗米千錢者

洛陽縣志

卷之十二 疏

五

有採草根木葉充饑者有夫棄其妻父棄其子者有自縊空林甘填溝渠者有鶉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泥門擔簿而逃者有骨肉相殘食者兼以流賊之所焚殺土寇之所劫掠而且有礦徒之煽亂而且有防河之警擾而且盡追數年之舊逋而且先編三分之預徵而且連索久逋額外拋荒之補祿夫臣曾待罪錢穀極知司農仰屋自難執經生用一緩二之說然而正賦不可減矣加派不可驟停矣連年舊逋固難盡蠲也獨不曰有大荒屢饑之區并追數歲必不能應耶三分預徵或濟急用也獨不曰名盈而實虧

但緩一歲卽歲歲見徵耶額外拋荒責數年之逋亦正理也獨不曰此沙鹵河灘荒糧之補祿不皆實額耶舊徵未完新餉已催額外難緩額外復急村無吠犬尙敲催呼之門村有啼鵲盡灑鞭扑之血黃埃赤地鄉鄉幾斷人烟白骨青燐夜夜嘗聞鬼哭欲使窮民之不化而盜不可得也欲使姦民之不望賊而附不可得也欲使富之不率而窮良之不率而奸不可得也或猶曰黃河天塹可恃耳頃聞賊已冰堅渡河矣夫河以北苦兵河以南苦荒今荒猶故也又苦餉矣餉已不支也又苦兵矣荒而加以餉又加以

兵更不支也又苦連荒之餉連荒之兵矣傷哉民也誰非赤子父母兄弟夫婦男女墊隘愁苦靡所控訴一至此也萬一浸假而賊續再有渡河或浸假而攻陷城池則秦蜀之道梗河洛之齒寒或浸假而盤踞嵩永等處之深山則巢穴老而勦滅無期或浸假而南窺楚東窺鳳泗淮徐則藩籬撤而漕運可虞天下事尙忍言哉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傳曰勿使滋蔓蔓難圖也夫人有肩背肢骸病而腹心不病者卽或病而猶能滋榮衛以戴元首何者其元氣固也臣鄉之元氣何如哉伏懇我皇上深惟天下之本

急賜乙夜之覽勅部議覆速查河北河南果確係見懼兵  
火連年荒旱地方准免加派預徵以收拾思亂之人心以  
預遏附賊之口實仍乞一面勅下督撫按諸臣力扼餘寇  
於黃河水堅之隘無使續渡及占山爲巢者無使東越洛  
汝襄葉一步至於宿壽鳳陽等處皆逼處震隣之地尤宜  
禦防奔突以圖徙薪徹桑之計總之固元氣以靖腹心謹  
咽喉以寔榮衛於以堅元首之戴而苞命脉於不拔者其  
豫圖之矣

國朝

洛陽縣志

卷之十一 疏

五五

請禁河南加派疏

郭一鶚

爲禁加派以蘇民困事屢奉

明旨各省錢糧照萬歷年則例起徵且經戶部題覆凡細  
徵之外再有起徵卽係私派許百姓告許今奉行已  
久加派如故未見一人許告蓋緣百姓愚懦必不敢  
與縣官爲難此其寧含忍而不敢言雖有易知由單  
唯正項方入單內至一切雜項數倍正項皆隨時加  
派官吏里書通同私徵不入易知單內是百姓已受  
加派之害而有司仍不居加派之名將

皇上輕賦之德不能下究而百姓追呼之苦無由

上聞卽以臣聞最確者言之如懷慶府鼓鑄爐座原有鑄  
本今則盡派里甲出銅使民不勝賠累之苦如新安  
縣河夫自有正額今則每石糧派銀二十四兩如溫  
縣雜差每年一甲費銀六七百兩至于各州縣派草  
豆派買馬派公費派漕米濶布幫貼派河夫柳稍麻  
木種種害民到處皆然伏乞

勅下各督撫嚴飭所屬力行禁約時加訪查凡有額外  
私自加派卽行題叅治以重罪如有徇私庇護不行  
揭叅或經百姓告發或經科道據實糾叅卽一體治  
罪庶加派少而民可稍休矣

唐

御史中丞盧弈謫議

獨孤及

盧弈剛毅而忠直方而清勵精吏事所居可紀天寶十四

載洛陽覆沒于時東都人士狼狽麀駭猛虎一作武磨牙而

爭其肉屠位者皆欲保性命而完妻子或競先策蹇爭脫

或或不耻苟活甘飲盜泉弈獨正身守位蹈義不去以

全死節誓之諸本無此字不辱勢籍力屈以朝服就執猶慷慨

數賊梟獍之罪觀者股慄弈不變其色西向而辭唐書在西北

洛陽縣志 卷之十二 議 壹

薛然後受害雖古烈士方之者鮮矣或曰洛陽之存亡操

兵者實任其咎非執法吏所能抗師敗將奔去之可也委

身寇讐以死誰懟及以為不然勇者禦而忠者必守社稷

是衛則死生以之老而去之是智免也忠於何有蓋唐書作世

苟息殺身於晉不食其言也仲由結纓於衛不避其難也

元冥一作石正勤其官而水死守位而忘軀也伯姬待保姆而

火死先禮而後身也彼四人者死之日皆於事無補夫豈

愛死而買禍也以為死輕於義故蹈義捐生古人書之使

事君者勦然則祿山之亂大於聖集作克孔惺廉察之任



切於元冥之官分命所繫不啻保姆逆黨兵威烈于水火于斯時也能與執干戈者同其戮力挽之不來推之不去

豈不以師可虧免不可苟身可殺節不可奪故全其持唐書

特操於白刃之下孰與夫懷安偷生者同其風哉謹按唐書

法圖國忘死唐書曰貞秉德遵業曰烈奔執憲戎馬之間

志藩王室可謂圖國矣國危不能拯而繼之以死可謂忘

死矣歷官十一任言必正行必果而清節不撓去之若始

至可謂秉德矣先黃門以直道佐時奔嗣之以忠純可謂

遵業矣請謚曰貞烈謹議

洛陽縣志 卷之十二 議

宋

美

乞定周程張先生謚議

魏了翁

臣聞謚者行之迹昔人所以旌善而懲惡節惠而尊名也

爰自後世限以品秩濟以請託於是嘗位大官者雖惡猶

將飾之品秩之所不逮則有碩德茂行而不見稱於世者

多矣夏竦高若訥而謚文莊蔡卞鄭居中而謚文正鄧洵

武蔡條而謚文簡呂惠卿而謚文敏張商英而謚文忠強

淵明而謚文獻林希而謚文節溫益而謚定簡汪伯彥而

忠定秦檜而謚忠獻此皆名浮於行而彰彰在人耳目

者自餘此類又何可勝數而舉世視爲當然未嘗以爲訝也至於倡明正學於千百餘載之餘上嗣去聖下開來哲如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一時大儒高弟其有功於生民之類亦不爲小矣世之相後不爲近矣而卒未有表出之者人亦不以爲闕也臣竊爲之不平久矣迺自前歲誤被簡擢攝承漕寄遂因職分所關輒爲敦頤冒陳易名之請又於貼黃有云近歲如朱熹張栻皆已賜謚而熹栻之學實宗周敦頤程顥今錄其後而遺其先似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已荷聖明亟垂俞允遂以所奏下之有司維時春

洛陽縣志

卷之十二

議

三

官亦專以程顥兄弟爲請申命所居承學之士聞風興起蓋學術之標準風俗之樞機所關甚不小也而二年於茲猶未有以易其名者豈事大體重未容以輕議耶抑自邇年以來謚之美者曰文曰宣曰成旣首以用諸周程之舊裔故思所以加諸此者而未能也然稽諸謚法亦豈無可以加此者今日如文如宣如成者旣不可得而易則師承之間亦不嫌於同謚也臣愚欲望聖慈申飭有司速加考訂俾隆名美謚早有以風厲四方示學士大夫趨嚮之的則其於崇化善俗之道無以急於此者臣出位褻分洵瀆

聖聰伏候斧鑕之誅

明

理學尤先生謚議

呂維祺

易名之典國家所以旌賢哲而厲世磨鈍之大端大法也非其人其誰能阿所好苟真知其爲理學名賢而俾沒沒謂三代之直何哉無論海內卽我中州真儒輩出後先輝映亦難殫述而河洛間程邵開天彬彬在茲國初卽有曹月川先生諱端者與文清諸君子鼓吹羽翼有功吾道隆萬之間雖有尤西川先生者上衍洙泗之流中傳伊雒之

洛陽縣志

卷之十二 議

五

鉢古道清時正學垂後若出一轍海內君子謂宜從祀廟庭公論在人心久矣頃當五年議謚之日公論大明君子道長先是月川先生業謚靖修無庸更議而尤先生於天啟四年三月內監臣李日宣會同撫按具題請謚已經奉旨下部迄未易名卽先生吃吃闕修何嘗有意表暴第闕幽之典秉爨之公則有不可弭滅者西川先生姓尤名時熙字季美幼讀文成傳習錄卽厭詞章一意聖人之學壬午中鄉試除元氏諭丁憂復補章邱諭教士皆以躬行爲主尋陞國子學正壬寅年四十因念古人道明德立語

自詰曰我今道明否德立否不覺淚下遂師事晴川劉先生晴川文成高弟也晴川以建言逮獄時從狴狴印証體認真切甲辰陞戶部主事權潞墅織毫不以自污自奉澹如人弗堪也尋以母老終養三十餘年是不履公門郡守以帖二張遺官田若干畝公爲書謝不受居常坐小齋見後進來學喜甚啟廸不倦其言曰性分上欠真切只因心有所逐又曰讓古人是無志不讓眼前人是好勝又曰不求自慊只在他人口頭上討箇好字終不長進又曰放者心也靜須心靜若身靜治其末耳晚年慨於傳文成之學

洛陽縣志

卷之十二

議

五

者失其真喟然曰夫良知無終始無內外安得更有上面一層于是令學者只于見在職分用功此其立教平實易簡可謂有功文成而造詣之純德器之粹有非學者所能摹擬也卒之日含歛不具子孫貧乏不能舉火祀鄉賢又建祠特祀禩生也晚不獲從先生領其緒論而讀其所爲言皆孝弟躬行實際語聞諸鄉人之及門者曰尤先生溫其如玉及細按其生平於世無染而力學好修扶世淑人卓然爲伊洛嫡傳月川後勁私淑君子應有同心所愧禩非其人不足爲泰岱增高瀚溟增深雖然斯民也三代之

所以直道而行也敢據見聞綴其崖略俟諸持公論者采焉

國朝

程子墓碑議

張漢

宋儒三程子墓在洛陽之府店漢下車展拜邱壠退而謀記其墓復營置三碑石昨賢裔兩博士書來錄其封爵有豫國洛國公之號大與予意不符予謂三程夫子有宋之名儒也聖門之傳人也儒不右爵而詘賢古孔子亦書曰至聖先師天下郡縣學宮無異曰至聖羣聖之會萃也先

洛陽縣志

卷之十一

議

本

師則萬世而後自天子下逮匹夫皆屈弟子之列者也夫聖至天子亦屈爲弟子而師之不愈於尊爲王公乎令程子不書賢而書爵將毋孔子必書魯司寇或隆其追爵必書大成文宣王而後乃極耶孔子書至聖程子當書宋儒不再議矣或曰孔子書子而程子書其號何歟曰孔子古今一至聖也三程子則不得不別其號程子沒時文潞公彥博已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則書號爲宜然則孔子不書周程子何以書宋曰孔子萬世之師由周以來之所同也非周所得私也程子則漢唐宋元明爲儒孔多是不得不

書宋然則何以不書先賢曰儒與賢小異名而同實者也  
特親炙聖門書賢私淑書儒以小別及門之意又何議乎  
議定漢乃手書碑石曰宋儒程某先生墓附銘其旁漢  
何人斯敢附程子以傳蓋仰止之意也書寄兩博士存其  
說焉

洛陽縣志

卷之十二

議

空



